

工人的故事



★ 北方出版社 出版 ★

工
人
的
故
事

工人的故事

編者：張寒 塞

出版：北方出版社
兼發行

印刷：北方印刷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49.3.

目次

三 中共中央委員會致解放區工代大會祝詞·····	(一)
二 兩個地區·兩種情況·····	(三)
三 安陽蔣營紗廠女工們的血淚話·····	(六)
四 血腥的回憶·····	(一〇)
五 兩個社會兩種遭遇·····	(一二)
六 英勇鬥爭中的上海工人·····	(一九)
七 你說我向誰·····	(二六)
八 蔣佔區工人的好榜樣·····	(二七)
九 工人旗幟趙占魁·····	(二九)
十 勞動旗手甄榮典·····	(三二)
十一 記女工「勞動英雄」李鳳蓮·····	(三六)
十二 模範女工楊金英(詩)·····	(三九)

十三	冷修隧道通風口的英雄們·····	(四〇)
十四	配電氣工人申鳳輝·····	(四二)
十五	大連鐵路工廠的工友們·····	(四四)
十六	燈胆的金字·····	(四八)
十七	工人階級和中共偉大建設精神的一個證明·····	(五〇)

中共中央委員會

致解放區工代大會祝詞

中國解放區工人代表大會主席團轉各解放區工人代表及由國民黨統治區各大城市遠道前來的工人代表們：

親愛的同志們：我們以最大的興奮聞悉你們的大會將於八月一日在哈爾濱開幕的消息。自從一九二九年在上海秘密環境下舉行的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以來，你們現在所舉行的大會是十九年來的第一次。此次大會的舉行，表示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我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已經接近最後勝利，表示全國性的新的大革命時期，又已到來，表示國民黨反動集團在全國工人中的分裂政策已經最後宣告破產，全國工人運動重新在革命的旗幟下統一起來。因此，全國的工人和職員代表，乃得重新團聚一堂，在業已解放了的自己的城市中，討論工人階級命運所繫的重大問題。

同志們！當此人民解放軍在進攻中節節勝利，新的大革命高潮正在向全國範圍內發展，美國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反動集團的統治業已接近最後崩潰的時候，全國工人階級的最大任務，就是首先團結自己，並以自己的英勇奮鬥與自我犧牲精神去團結農民，獨

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份子，自由資產階級與一切愛國份子，幫助人民解放軍，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國民黨的反動軍隊，推翻美國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萬惡統治，建立獨立自由強健和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爲了這個共同的目的，解放區工人和職員的任務，是在毛澤東同志著名的經濟方針，即「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之下，振興工業，鞏固解放區，支援前線。國民黨統治區工人和職員的任務，是團結全體職工和全體人民，對美國帝國主義與官僚資本作鬥爭，對人民解放軍的勝利進攻作必要的和可能的配合，並在城市被解放以後幫助民主政府有秩序地接管城市。爲了完成這些任務，必須迅速加強工會的工作，團結和教育工人職員羣衆，使他們成爲人民民主共和國的領導力量。我們相信，在歷史上有「二七」罷工、「五卅」罷工、省港罷工、上海三次起義和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普遍全國的罷工鬥爭和廣州起義等光榮傳統的、曾經產生過像林祥謙、施洋、劉華、趙世炎、汪壽華、蘇兆徵、王荷波、郭亮、鄧中夏、項英、許白昊、張太雷、羅登賢、楊殷、林育英、鄧發等英雄人物的中國工人階級的今天的代表大會，必能勝利地完成這些光榮的任務。敬祝大會的成功。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兩個地區·兩種情況

——紀念「五一」勞動節而作

朱學範

解放區：工人做主人

革命高潮到來了！

解放區的工農徹底翻身了！

我們在解放區的工人階級來紀念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是有其重大意義的！

解放區的工人得到了政治上的解放，所有的工人都獲得了民主自由，優秀的工人且直接參加了各級政權。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剝削徹底取消了，封建主義的壓迫與剝削也基本上取消了。無論在社會上和企業上，工人的地位都大大提高。

在我參觀過的哈市各公私企業中，工人群眾擁護出自己的人執掌技術與行政的各部門，哈爾濱鐵路工廠中有三個工人當了科長，十七個工人

當了分廠廠長，總廠的兩位副廠長也是工人。

工人們住在從前日本高級職員住的洋房裡。

哈市工人且創造了由工人群眾民主評定工資

的辦法。

在最近東北政委會公佈的「統一公營企業及機關學校戰時工薪標準」中，對於體力勞動的工人階級和智力勞動的大學教授都規定了同樣合理的待遇。

中共哈市市委向哈市工代大會提出的「戰時暫行勞動法草案」中更明確的規定：「工人有組織工會的權利；」「企業主須承認工會為工人的團體；」「工會有與企業主簽訂集體合同的權利。」「對於工人工作時間、假期、女工青工的保護、僱用工人、解僱工人及工人與企業主之間的爭議之處理辦法，社會保險、工廠安全、衛生檢查等都有了規定，都有了保障。這種權利不但是顧到了現在，也顧到了將來。」

在解放區裡，工人階級與農民，中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等，都成了國家社會的主人翁。工

人階級特別受到人民的尊重，工人階級在毛主席指示的「增加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下，成為創造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力軍。

蔣管區：工人爭生存

但是，看看蔣管區的工人階級是怎麼樣呢？

無論在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他們與解放區的工人階級有着截然不同的地方，他們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三重壓迫下生活，被當作牛馬一樣看待與使用，在官僚資本的企業中，他們是奴隸，在私人企業中，他們與資本家一起受經濟恐慌的襲擊，而他們還得受資本家的剝削與侮辱。政治上當然得不到民主與自由，所有的所謂「工會」，都是由國民黨的黨棍子或受黨棍子收買的工棍子所包辦，利用的；主持「工會」的人大部份都是國民黨的特務，偶然有一二

種工會控制在工人手裡，但不是遭到解散，便是「奉命整理」，而仍然變成特務地盤。因此，「工會」不是工人的，談不到為工人謀福利，而成了打擊工人運動，剝奪工人福利的工具。

工資是永遠趕不上物價的。上海的米價已漲到四百五十萬元一石，比戰前漲了四十三萬倍，而工資才漲十萬倍左右。

因此，所有的工人都在饑餓線上掙扎！但卻不允許為生活的保障而呼籲，倘使有人為工人的福利而活動的話，所遭遇到的是失蹤，通緝，逮捕與槍殺。四六年二月，重慶大渡口鍊鋼廠工人因要求工作，代表被捕；全廠工人要求釋放代表，駐廠匪軍就用「機槍點名」，當場殺死工人四名，受傷十八人；四七年二月，上海三區百貨業職工會因為提倡國貨抵制美貨，正在開宣傳會時，突來特務數百名襲擊會場，工會負責人永安公司職員梁仁達君當場被擊斃。這是我親見親聞的事情。在今年二月六日的東北日報上刊載着上海申新紗廠因爭取合理的生活待遇及年賞罷工

四日，被大批特務憲兵警察用美式機槍向徒手男女工人屠殺。這一類屠殺工人的慘案在蔣管區是層出不窮的，那裡還談到權利與福利呢？

而更悲慘的是蔣管區還有大批的工人失業。在美貨傾銷，官僚資本縱橫的情況下，工廠紛紛倒閉，很多工人淪為乞丐，朝不保夕或者挺而走險！

但蔣管區的工人階級沒有屈服，沒有絲毫軟弱，他們始終在各種各樣的方式下英勇地戰鬥着，他們鬥爭的目標，遠遠超過經濟的範圍，他們提出了反對內戰，反對美帝，反對四大家族和實行民主，和平，自由等政治口號。四六年六月十二日，上海有十一萬工人爲了這一目標舉行示威遊行，四七年四五月間，單是上海就有十五萬工人罷工遊行示威，四七年一年內，參加鬥爭的工人在二百二十萬以上，地區包括上海、北平、天津、武漢、杭州、青島、廣州等大都市，參加鬥爭的產業部門有水電、郵務、交通、鐵路、機器、紡織、化學、捲烟等五十餘業。

他們這種廣泛的英勇鬥爭，其目標與步調是與解放區的工人階級與全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相一致的，那就是要推翻蔣家匪幫的獨裁統治及支持這一反動統治的美帝國主義，以爭取工人階級和一切被壓迫階級被壓迫人民的民主解放。

在紀念「五、一」的今天，不由我想起在對日抗戰期間，有陝甘寧邊區總工會代表廖似光，劉群仙等參加的中國勞動協會所議決的工人階級在那個時期的政策是：

「敵後破壞生產，大後方增加生產！」

今天解放區的工人階級正應該大力發展和提高生產，支援愛國戰爭，以爭取勝利的早日到來。

X X X

X X X X

安陽蔣營紗廠

「女工們的血淚話」

△曾克▽

打開廣裕紗廠，解救我們受苦難的工人！
保護機器，增加我們解放區人民的財富！

我們的某部隊，在這鮮明口號的鼓舞下，經過浴血的戰鬥，終於把安陽城北這個吸血窟解放了。工人們一看見八路軍衝進來，就從地洞裡，鍋爐房中，和各種機器底下爬出來。他們被蔣軍從宿舍裡趕出來，窩藏在這些地方，足足的有半個月了。現在，他們抱着小的，扶着老的，胳膊裡夾着破布爛絮，滿臉油污，一羣羣流民似的，回到自己的宿舍去。

女工們帶着驚奇的神色把我圍起來，瞪着疲倦無神的眼睛，聽我向她們講解八路軍解救工人的簡單道理。孩子們飢餓的哭鬧攪擾着，但是她們仍聚精會神地聽，有的把乾癟的沒有奶汁的奶頭，塞住孩子的嘴。當我誠懇的慰問她們的時候，她們感激得哭了。一個頭髮全白的老女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像是要跪下來的樣子，我立刻把她攙扶着，她痠痛的抽搐着那沒有牙齒扁嘴巴，抖顫的說：

「人一進了工廠，就是鑽了活地獄，跟外面世界一刀兩斷了。我當了三十六年的細紗工人，一輩子在工廠裡，沒有一個人來問過一聲飢寒飽暖。不如人家廠裡大人先生們桌子底下臥的一條狗。想不到，七十歲啦，遇到你這當官的來看看！」

中年女工張××指着老女工對我說：

「同志，她進工廠的時候，還是個年輕輕的小媳婦，幾十年沒天沒日，沒日沒夜的日子，看看把人磨成個啥樣啦！」

「要不是這些天，你們把廠子圍的緊緊的，顧不上，他們早把我老婆子推出去了。」老女工放聲哭起來。她更緊的抓住我說：「廠裡嫌我老了，不中用了，不叫我再上工，叫我搬出廠去。你們想，我一個無親無靠的人，連個閨女都沒有，我上那去呢？」

「俺們幾輩子幾輩子幹工人的多得很，可是，臨老臨死還是個白手空大空。沒人管沒人問，連個薄皮棺材混不上的多得很哪！」另一個老女工接上來說。

一張張菜色的臉孔，露着個深陷的大眼睛，都被激動起來了。她們越談越靠近我，親熱的擠上來拉我的手。我幫助一個帶三個小孩的李××，抱起一個孩子，一同到她們的住區去了。

一間間低矮窄狹，煤灰洞一般的宿舍，滿地都堆着被搗毀的門窗和砸碎的鍋碗，簡直扒不出一個下腳的地方。我們就在這破爛堆上坐下來。看着這一片慘景，我問她們：「廠裡的人呢？」

「廠裡人？先生師爺們老早就坐飛機跟中央軍當官的跑了，底下的小職員，能竄的也都竄到城裡去了。還管俺們這些窮工人！」

張××說：

「不在他們跑不跑，紗廠裡沒斷住過隊伍，日本鬼子走了，就換上老蔣的軍隊，不是廠裡的先生師爺下令叫咱給人家騰房子？不是他們把愛梅她們幾個小閨女叫去，叫老日子跟遭殃軍當官的隨意糟蹋？當兵的那就不用提啦，碰着誰誰倒霉。」

一個蓬鬆着像亂草一樣長頭髮的女工，觸起了她十五歲時被姦污的創痛，她抱着頭哭了，大家對

邊動聲說：

「傻孩子，哭頂什麼用？只要賣到人家廠裡，像你們這大年紀，有幾個他們能叫你清清白白的過去呀？」

「怎麼你們是賣進工廠裡來的？」我不懂的問。

「在工廠裡一上了名，就再也不自由了。一年到頭，兩頭不見太陽的在工房裡，吃飯都是坐在機子旁邊吃的。胸口上給你綴上這塊布（工人證）就算釘子釘到這啦，親生的閨女、兒子來看，也只能在門房裡說幾句話，掉幾滴眼淚，這跟賣出去還有啥兩樣？」

老女工王李氏說：

「我整天不就說，俺工人就是要飯花子，就差個不在人家門上哭哭喊喊的。一個月，頂高的手藝，才能吃上人家幾十斤麥子，養活不住兩口子，受的氣可比要飯花子還多！」

談到這裡，有兩個女工扶着一個剛生產不幾天的女工回來。我問到她們廠裡對孕婦及產婦有沒有什麼規定的休息和待遇？她們因為從沒聽到過有這麼回事，還是訴苦般的對我說：

「人家的規矩就是這樣：你一天不能上工，就扣你一天工錢，管你是什麼有病生娃娃，不上工的天數多啦，就要把你辭退。」

我趁機會給她們介紹解放區的工人政策，如何優待懷孕的女工，生產期間如何給予適當的休息並照發工資，她們像聽神話一樣的出神了。王高化聽了我說的保護童工的制度，摸着她十二歲的閨女桂子的頭說：

「孩，你頭疼的從機子摔下來，人家監工的都不叫你出來歇一下透口氣。聽聽這個同志說的，咱這，要也成了這樣可就好啦！」

抱在我懷裡的孩子哭起來了，他已經兩週歲多，哭聲却異常的微弱。他的特別顯得細長的喉管裡，像響着風箱一般，呼嚕呼嚕的直喘氣。周圍很多小孩子都是這樣。母親們對我講，她們去上工，不論日夜，常常是把孩子摺在背上，熬過十二小時的漫長時間。長期的機房生活，飛滿着棉花纖維的污穢空氣，不僅侵蝕了母親的肺管，也同樣侵蝕了孩子們。

她們你一句我一句又對我倒了很多辛酸。由於她們親身所受的剝削，很容易激起她們階級的仇恨。張××說：

「看看俺們大大小小那一個有一分血色，那一個像個人？」

我給他們解釋：工人的血都吸到蔣介石和他手下的工廠老闆們身上了，八路軍就是要打垮蔣老闆，解救工人們的。

「怪不得有人說，八路軍的大砲腳（ムサ）到那，那裡的世道就要大變。」老女工王李氏流着眼淚說。

我興奮的站起來，向大家號召：

「八路軍會很好的幫助你們組織起來，你們要積極的上名，參加工會，向吸乾我們血汗的敵人報仇！」

她們第一次覺得生命有了保障，生活有了出路。眼裡閃出希望的光輝。

血腥的回憶

徐放輯



民主政府到那裡，那裡就有自由的歡笑，濟南的工人們已渡過了被壓迫的往日，他們會像奴隸似的被統治着，在蔣匪暴力威脅下，過着泥河似的生活。今天，他們已是主人了，工人們正將自己的力量獻給新生的濟南，來建設這人民的城市。

這幾個被迫害的片斷實錄，將激起更多沉痛的回憶。血的事實教育了工人，祇有打垮蔣介石才能有民主和自由。

國民黨在這裏

工人那裡來自由

在國民黨的魔掌下工人是沒有自由的，津浦

大廠木工班工人劉有名談起就氣惱，他說：「國民黨在這裡，逼咱參加工會，不參加就說你有什麼活動，思想不良，勾通八路，就無法生活。」工人賈書臻更憤怒地說：「加入工會就拿會費，一人一元七毛金元券，咱們一千六百人要多少錢啊，不拿就要開除會籍，砸掉你飯碗，打發你回家。這些傢伙拿了錢就去買煙、茶，專門招待那些頭目，會長逛窯子化的錢也要在會費裡抽，一些堅決不參加的，就在工錢裡扣下「自由樂捐」。他們說：「媽的什麼工會，真是專制獨裁，選舉時自己寫好一張單子，硬要你選，像最熊的工人陳大眼也被選上了。」

國民黨真是逼人的生命，一個月的工資要發五六次；像七月份還欠俺十七塊銀元（偽銀券），問他們去要，和他爭得臉紅脖子粗，還說銀行裡沒有送來，實在，那些頭目早把錢去作生意了，物價天天上漲，咱三袋麵粉的工錢半袋都買不到啊！

把工人們像畜牲

一樣趕出去了

解放軍剛進攻濟南的時候，二十多個蔣匪逃竄到商埠，闖進了經一緯三路津浦鐵路局工人家屬的宿舍。

天未明，五百多個工人和他們父母妻兒，像趕畜牲似的被驅到樓下的一個空屋子裡去，門外放上崗哨。

「誰出來，就用這個搥死他！」蔣匪把槍托對着屋子裡的人。

「嘭！」門關上了。

工人劉棟臣大娘講起那天的事，她說：真是受罪，咱又沒有罪，連大小便也不讓出去，那個味啊，真是嘔人了，孀子大媽，都在低聲的哭，小孩餓得沒法就大叫大哭，有的在咒罵，有的孩子餓慌了，他娘苦口哀求：

「讓我拿點乾粉給孩子吃吧！」

「媽的X，什麼吃東西！」

天無絕人之路，第二天解放軍進了商埠，這裡受罪的工人，才放了出來。

劉棟臣的老婆擺香煙攤，女兒賣油條所得的一點積餘，二袋麵粉，也被搶去了。衣褲被子什麼都沒有了，劉大娘對着剩下的破爛東西和一條破席在發楞。

劉棟臣家隔壁一排屋子都在嚷着：「怎麼辦啊！咱們靠着飽肚子的四十多袋麵粉都沒有啦！」

事後，在二十五號工人宿舍裡的地壕裡，發現橫倒在地的四個屍體，和一個活着的小孩，在血肉模糊裡認出是副站長于桂福的這一家五口，給蔣匪的機槍掃死了，只剩下這個五歲的孤兒。邵福鈞的爺娘也全死了，其他像戴華家都被殺傷了。

X

X

X

砲火停熄後的一個早晨，郝保琛、劉萬春等幾個從鐵路醫院第八號病房裡抬着一個燒枯的屍體走向南門去，他們默默的流着眼淚，埋葬了。

年的伙伴——高振文。

高振文是津浦大場鑄工場多年的模型技工，因爲用腦過度生了大腦炎，才送到鐵路醫院去的。

在十九日下午，蔣匪逃竄城裡去時，衝進了醫院強迫病員出去。

吹喝和槍口的威脅，使這個奄奄一息的高振文失去了知覺，祇有他的老婆——將臨分娩的女人，不管匪徒的鞭打，死守着不能講話的丈夫。

兩個社會兩種遭遇

郭遠

——紗廠機匠張貴昌的經歷

張貴昌最近加入了共產黨，並且在紗廠第二屆職工代表大會上被選爲主任委員。

他是一個機匠，在廠裡幹了十七、八年了。十三歲上，他便離開他的老家——井陘，到石家莊來，那時他哥哥在紗廠裡作工，最初介紹他給布廠主任看孩子，第二年開始在「細紗保全」當學徒；

「火！火！」一片叫聲。敵人放火了，火光從門裡來，窗裡來，煙霧悶得人透不過氣。

「怎麼辦！天哪！」高振文的老婆哭喊著。她望着將死的丈夫，有什麼辦法把他救出去？

火、煙，使人睜不開眼，在這等臨死亡的片刻，她才衝出了火堆。

她帶着笨重的身子，無處可逃。僥倖在齊魯大學牆根下，找到了一個辛先生那裡才安了身。